

铁血的霸途

春秋首霸齐桓公与管仲

潘焱 著



向春秋首霸学用人，向天下名相学做事
中国春秋时期政治官场百科全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

铁血的霸途

春秋首霸齐桓公与管仲

潘焱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的霸途:春秋首霸齐桓公与管仲/潘焱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54-0676-4

I. ①铁… II. ①潘… III. ①齐桓公 (?-前643) —人物研究
②管仲 (?~前645) —人物研究 IV. ①K827=25②B226.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0127号

出版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发行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庄禾屯)
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开本	25. 25
印张	507 000
字数	2011年4月第1版
版次	2011年4月第1次
印次	ISBN 978-7-5454-0676-4
书号	38. 00元
定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主要人物表

齐僖公：名禄父，有三个儿子，即诸儿、纠、小白，两个女儿，即宣姜、文姜

齐襄公：名诸儿，齐僖公之子，他派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在首止之会上又杀死了郑国国君子亹，后被连称和管至父所杀

齐桓公：名小白，齐僖公之子、齐襄公次弟，春秋首霸

文姜：齐僖公之女，嫁给鲁桓公，生鲁庄公，在齐、鲁两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子纠：齐僖公次子，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失败后在齐国胁迫下被鲁国所杀

召忽：与管仲同为公子纠的少傅，公子纠夺位失败后自杀

鲍叔牙：公子小白的少傅，是管仲的好朋友，他推荐管仲当上齐国宰相

管仲：名夷吾，公子纠的少傅，后经鲍叔牙力荐，当上齐国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

连称：齐国大夫，与管至父、公孙无知联合作乱，杀死齐襄公

公孙无知：齐僖公弟弟夷仲年之子，齐襄公被杀后，自立为齐国国君，后被雍廩刺杀

高傒：齐国世臣，在卿大夫中声望最高，拥立公子小白为齐国国君

国辛：齐国世臣，儿子国归，女婿陈完

王子城父：名子森，周桓王次子，齐桓公时期在齐国担任大司马

公孙隰朋：齐庄公曾孙，齐桓公时期担任大行人之职

宁戚：卫国人，齐桓公时期入齐，担任大司马

宾胥无：齐国大夫，齐桓公时期担任大司马



易牙：春秋时代的著名厨师，加上善于逢迎，很得齐桓公的欢心，用为雍人

竖貂：齐桓公的男宠，位为官正，是后宫中的实权人物

卫开方：卫懿公之子，入齐侍奉齐桓公，任太仆

鲁桓公：名允，鲁国国君，娶文姜，被齐国公子彭生所杀

鲁庄公：名同，鲁国国君，鲁桓公之子，娶哀姜

哀姜：齐襄公的女儿，嫁给鲁庄公，后与公子庆父作乱，被齐国杀死

曹沫：鲁国名将，齐、鲁柯地会盟时，劫持齐桓公，请求归还失地

施伯：鲁国正卿，足智多谋，但多谋少断，胆小懦弱

公子庆父：鲁桓公的庶长子，鲁庄公的哥哥，鲁庄公去世后，他在鲁国作乱，引起“鲁难”

公子季友：鲁庄公的弟弟，他平定“鲁难”，任鲁国国相

郑厉公：名突，郑庄公次子，在宋庄公的帮助下夺位，在位四年就被推翻，后又得以复位

叔詹：郑国权臣，是郑国“三良”之一

宋桓公：名御说，随齐桓公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是齐国称霸之左膀右臂

楚文王：名赧，灭息国、蔡国等国，将息侯夫人息妫娶为夫人

息妫：原为息侯夫人，楚文王灭掉息国后掠其为夫人，被称为“桃花夫人”

楚成王：名恽，楚文王次子，依靠随国支持，杀死其兄堵敖，夺得君位

子元：楚文王之弟，在楚文王死后，他任楚国令尹，作乱被杀

斗谷於菟：字子文，楚国令尹，辅佐楚成王开拓国家的疆域，壮大了楚国的国力

楔子

齐僖公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705 年，时属春秋前期。

夏末，暴雨将至，天气闷热异常，人仿佛被关进了铁桶般的窄室里，唯有大口大口地呼吸，才觉得略解憋闷。

刚才还是骄阳当顶，顷刻间乌云密布，就像往水缸里泼了一勺墨一样，转眼把天空染成黑色。

“公子，看来大雨就要来了，不如在前面的大室暂避一下吧。”御车之人对车上一位十岁出头的少年说。

车上的贵公子一袭明紫的阿缟深衣，宽博的衣袖上绣着两条翻飞的螭龙，腰间玉佩光泽温润，可见定是有显赫的身世。他有一个极宽阔的前额，眉宇间隐隐透着一股昂藏之气。听了御车之人的话，他轻描淡写地说：“好吧，正好到大室走走。”

大室是齐国社稷和宗庙之外的一处神宫，主祀源于东夷的西王母和伏羲、女娲。

转眼间少年的轩车便来到大室前阶，驻警的将佐连称忙趋上前，笑着说：“公子何不早派人通传？礼仪疏忽，望乞见谅。”

“连将军，不必多礼，我只是路过这里，前来避雨。”

话音刚落，碎石般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打下来，一碰到干热的地面就化作烟尘。

“快进来吧。”连称一边说一边举袖为少年挡雨。

入了序门，少年掸掸衣服上的雨水后问道：“连将军，刚才我看见长兄的车马也在外面，他也来避雨吗？”

“噢，不，不，长公子上午就来祭神了，现在还没离去。对了，二公主也来了。”

“是吗，那我进去找他们。”少年眼前一亮，“连将军，你先忙你的吧。”

他的心中涌动着一股喜悦和牵挂，这是一个少年对最亲近的人才会有的一种依恋。当然，这种情愫倒不是因长兄诸儿而生，而是因二姐文姜。他们都是齐僖公的儿女。虽说生于人人羡慕的钟鸣鼎食之家，但少年的生母卫姬却早早离开人世，过早失去母亲的生活，显然是极其孤独的。还好，比他大几岁的二姐文姜给了他母亲一般的呵护。可是这半年以来，文姜似乎行踪飘忽，不像以前三天两头就能见上一面。近来几次到宫中访



她，都扑了个空。

少年加快脚步，往大室里面走去。

这时暴雨像河水决堤一样从密云中泼下，但重兵把守下的大室里却是一片静寂。很快他来到祭台前，但祭台上既不见燎火，也不见牺牲，他心里不禁纳闷：连称不是说他们来祭神吗？他脑海里泛起莫名的不安和疑惑。

祭台后是巨幅神像壁画，用浓彩重纹勾画出西王母的神祇世界。西王母并非慈眉顺目的妇人，虽形如人身，却面比魔怪狰狞，长着豹尾虎牙，蓬发间装点着骷髅（见《山海经》）。其时一道闪电撕开大堂的黑暗，电光雷炸中，鬼神仿佛要被释放出来。

少年独自一人在此，猛一抬头，被这鬼魅恐怖的情景吓得“呀”地叫了一声。他心跳如鼓，但并不打算唤与从前来陪伴，只是倔强地瞪了瞪这些鬼神，近乎小跑地往内堂继续寻找。

内堂的气氛明显异于大堂，这里是祭祀伏羲和女娲的地方。他们是人身蛇尾的眷属，缠绵交尾，象征生殖繁衍，所以内堂里到处有一种暖暖的旖旎。

少年突然惊诧地收住脚步，他听到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一男一女的喘息和呻吟，仿佛很难受，却杂着莫名的妩媚。

“别把我抱得那么紧，快透不过气来了。”他听出这是二姐文姜的声音。

“我就是要吃了你。”呀，这是长兄诸儿在说话！

当少年听到这些似懂非懂的话时，心里顿时慌了神。但里面藏着答案，这答案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拉着他，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寻声而去，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少年的目光和他的内心一样，从不解到惊愕，再到愤怒。当他渐渐明白过来时，他没有恨文姜，在他心中，文姜依然是那么温暖和高洁。“一定是可恨的诸儿，一定是他欺负二姐，他是猪、是狗。”少年心里生出一团被点燃的地狱之火，他心里不停地骂，他恨自己年幼，没有力量去阻止这一切。

不知何时，雨势遽停，残云舒卷，里面也安静下来了。

“我怕。”文姜拉上衣襟，掩住她羊脂玉一样的胸脯，轻声说。

“怕什么？”

“我怕礼法不容，要是让别人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何况还有君父……”

“不会有人知道的。”诸儿打断文姜的话，随之把她拥入怀中，“这里是大室，连称不会让闲人进来，况且我们偷偷地来，谁会知道？”

文姜把头埋在诸儿肩上，蹙着眉，喃喃自语：“毕竟我们是亲兄妹呀。”

“亲兄妹又怎样？伏羲和女娲也是亲兄妹，就是他们生出了千千万万的东夷人！何况以后我就是国君，待我继位，不要说国中的大夫，就连天子也管不了我，我们可以天天快活。”

国君！这两个字像一块巨石投入少年的心里，荡开一片涟漪。他突然明白了这两个字所代表的力量。“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我要成为国君！”他心里新生的想法驱散了适才的迷惘、怨恨和无力。

诸儿和文姜“窸窣”地整理好衣装走了出来，少年赶忙闪入柱子的石基后。在柱基的阴影里，他咬着牙，用没有人听到的声音，反复念道：“我要成为国君，我一定要成为国君……”

这位少年，名叫小白，便是以后的齐桓公，春秋首霸。

目录

主要人物表

楔 子

卷 一 初九：潜龙勿用

他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古往今来，成王败寇。当下的齐僖公，便是喜欢以武力行霸道之人，召忽老弟的“君子之争”，恐怕难行于世。况且作为臣子，太在意自己的羽毛，甚至有道德的洁癖，恐怕于国于主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他明白，召忽容不下半点尘垢，在君子中有极高声望，但缺少识时之明和知时之行。在血淋淋的政局博弈中，仅凭道德高尚，往往是很难成功的。

黍 离 / 2

非 纠即白 / 11

鲁桓公之死 / 19

乱 象 / 27

王子城父 / 35

公子出奔 / 46

惊 变 / 52

卷 二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齐桓公心头一怔，既然要防止勋臣坐大，为何还让国、高二氏——这两个齐国最强大的世家，拥有比原来更大的治权呢？



之所以三分士乡，让国、高二氏各领其一，为的是使此制度可顺利推行。增扩二氏权力，他们将是此次变革的受益者，蛇无头不行，有他们压着，其他大夫便乱不起来。这样非但少了两个最大的反对者，而且多了两个最大的支持者。

公孙受戮 / 58

兄弟争立 / 65

乾时伏击 / 72

生臣死臣 / 79

庙堂问霸 / 90

庭燎取士 / 101

长勺之战 / 112

卷三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管仲心中有一盘收服中原诸国的棋局：首先是南方邻居鲁国，一旦收服鲁国，东部的曹、卫等国自然会屈服于齐；然后是河南商丘一带的宋国；最后是平王东迁以来的强国——郑国。从近处着手，逐步致远，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出征时本土被人攻击，以致首尾不应，而且被收服进同一阵营的邦国，又会成为下一目标的前哨和补给地。

千里之行 / 122

舍 得 / 135

初 霸 / 142

反 复 / 151

再造文姜 / 160

卷四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仲父使齐国登临霸主之位，并不是靠兵戈征服，而是靠布仁义于天下。对付夷狄，也可如此，先以兵威临之，再以通商利之。夷狄之所以犯我，皆因无粟可饱，但普天之下，一地皆有一地之物产，我华夏粮粟布帛非其所有，但夷狄的肉脩裘革也是我们所无。各族融和，夷狄亦能富足安逸，如此民性便会逐变温良，亦无相侵之理。

杜 鼠 / 174
越世讖言 / 188
开方入齐 / 198

卷 五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这次征楚最大的本钱，就是这六万之师，但驾驭这股力量，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大的难题不是作战指挥，而是人心不齐。现在看上去各国唯齐侯之命是从，但若遇到险阻，如军粮不继、进军不利等，还能像此刻这样吗？这一团和气是建立在出战必胜，且都能分到战利品的基础上的，可以说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房屋一样，虽蔚为壮观，却隐藏危险。

北逐山戎 / 208
鲁 难 / 224
狄祸邢卫 / 235
西攘诸狄 / 251
於菟传奇 / 268
漏师多鱼 / 282
召陵之盟 / 300

卷 六 上九：亢龙有悔

小人如同厉犬，臣在之日，如同用铁链将他们拴在门侧，能为主公看家护院，颐乐闲时；但臣不日将撒手，如同铁链断开，厉犬一定会到处伤人，甚至主公、诸公子都会为其所害，所以主公一定要驱逐他们。

暗 涌 / 314
离 间 / 324
储位疑云 / 337
匡 霸 / 349
极乐葵丘 / 358
星 陨 / 370
腐 尸 / 379

后 记



卷一
初九：潜龙勿用



黍离

最近，临淄（齐国都城，今属山东淄博）城中国人热议的话题当属召忽荣拜少傅之职。少傅是国君之子的老师，虽目下不能直接掌管政事，但地位清贵，一旦转务政事，至少是司马、行人之类，能独掌一隅。

这一年是齐僖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703年，召忽刚到而立之年就被授予此职，确实是个异数。但即使平日里评议人物颇为刻薄侮慢的“国士”，也认为国君所托得人。召忽不仅出身齐国世家，承袭元士之爵，为人刚勇，而且饱学经书，诗礼风流不在话下。可以说他几乎集中了当时贵族君子的所有先天和后天的禀赋，早被国人誉为明日千里驹。

诏令一下，自然门庭若市，连日的酒食宴请，使厌于应酬的召忽倍感心力交瘁。但有一个人，却是要尽早一会的。于是召忽提前推却所有应酬，今朝一醒，红日满窗，便驱车径直去往鲍叔牙的府第。

他与鲍叔牙相约在城郊的庄园见面。一路欣赏山环水绕、农夫自在耕作的景致，不知不觉就到了一道笮桥前，对岸古木新篁翳蔽之处便是鲍府。

召忽纵身从车上跃下，掸整一下衣襟，缓步穿过笮桥，来到宅子前，抬手推开虚掩的柴扉。洒扫的童仆马上迎上前笑着见礼，将召忽引入宅内。

“贤弟，恭喜大用。”鲍叔牙在堂前相迎。

“鲍兄，请万勿见笑，我只觉担子沉重。”

“我二人相知多年，自听到你荣任少傅的消息后，为兄很替你高兴。以你的贤德，定会为齐国培养出一名有为公子，此社稷之福也！”

两人一边说一边穿过回廊，来到一处临水的台榭，水塘中莲叶田田，敞轩里已布好干净的细篾席。两人甫一入席坐定，一位青衣侍女便碎步上前，将早置在食案上的漆绘食盒逐一打开，里面正是助酒消夏的清爽脯饵。

鲍叔牙先举起爵，为召忽祝酒道：“贤弟，如今你移入庙堂，谨祝前途无量。”

“鲍兄，”召忽将酒浆饮尽后说，“你知道的，个人利益于我而言，并不重要。此次蒙主公不弃，忝列少傅，我只愿将平生所学移教公子，为齐国大治，尽己之力。”

召忽将侍女刚注满的酒爵欣然举起，回敬鲍叔牙。鲍家自酿的酒浆自是可口，但这几天应酬不断，此刻能逃开喧哗世务，与好友轻松地谈一谈自己的抱负，这种快意却比

任何琼浆都更甘饴。

“贤弟见过公子纠了吗？”

“诏令下来的次日，就蒙公子辱节来访。公子执礼甚恭，是位谦谦君子。得贤德公子而辅之，人生之愿足矣。此次特借鲍兄这片清静之处，讨教一二，好确定以后行事的宗旨。”

听到召忽说公子纠谦礼有加，鲍叔牙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自命有识人之长，在他眼中，齐侯的长子诸儿刚愎荒淫，最小的儿子小白又纨绔顽劣，只有公子纠贤德温厚。只可惜公子纠不是嫡子，所以不是储君的第一人选，但政局原是多变的，再加上公子纠之母是鲁侯之女。齐、鲁以泰山为界，是相邻的两个强国。鲍叔牙认为，公子纠凭其贤德之名和母国的力量，他日为君，并非说梦。到那时，召忽便可大用。此时面对好友的信任，唯有报之以倾心筹划。他沉吟片刻后说：“不敢言教，贤弟是有千里抱负之人，岂甘作钟鸣鼎食之家的陪臣？我倒想听一下你下一步的计划。”

自从知道自己成为公子纠的少傅后，召忽便感觉到自己的理想将和这个年轻人结合在一起。他何尝不时刻构思着如何辅助这位少主，但千头万绪，从何言起？召忽想了想说：“定于下月十五正式授课，我这段时间主要整理一下圣王之学，兼治射御之术，但这些能不能致用，关键还是……”召忽迟疑了一下，鲍叔牙知道下面内容关系重大，便挥袖示意。待青衣侍女悄然退下，召忽用压低的声音，却字字清楚地说道：“现在主公还没有册立太子，公子纠还有望更进一阶。我要倾尽心血，把公子培育成一代明君，万一上天不眷顾，我亦能退而求其次。”

“如何退而求其次？”

“公子之属，身隶玉籍，职任亲贵，入则参机密，出则总师旅，未尝不能执一国之权柄。”

春秋初年，多有公子辅政之事，所以召忽“非君即辅”的打算，不算虚设。但鲍叔牙却不以为然：“只可惜纠不是嫡子，若诸儿继位，以他的性情和心胸，他会用纠治国吗？依我看绝不会，如是，你只能乾坤一掷。”鲍叔牙俯近上半身，握紧拳头，“贤弟，想要有所成就，你就要争，否则待大位一定，还有你们师徒立足之地吗？”

“鲍兄说的是，两位公子年纪相仿，他们不争，朝堂上的卿大夫也自然心各有属，派阀丘壑，明争暗斗，只是像薄冰下的暗涌。万一诸儿接位，势必排除异己，看来我希望他日不为君亦可为辅，只是一厢情愿了。”召忽有点气馁地说。

鲍叔牙连连摇头道：“鹿死谁手，尚未鼎定呢！贤弟在公子身边，应处处留意，必要时要为公子谋定大计呀。比如为公子纠联络奥援、树立名望。大江不择细流，谋大事不拘小节，非常之时，若要成事，总还离不开阴阳两手。”

召忽凝神细听，当听到鲍叔牙此时所说之策似有阴谋之嫌时，急忙表白：“侍君之



道，以仁义为本，所行之术，也要光明磊落。若以阴谋而成功，也不以为荣。要争，也是君子之争，万一景况不佳，天不眷顾，我当不恤残躯，以死报效。”召忽越讲越激昂，“人的一生，区区百年，若不得建百代功名，便当建百代名节，身虽殁而名节传矣。”

对此，鲍叔牙投以赞赏的目光。的确，召忽这种难得的国士之风，就如高山兰芷一样可贵。但他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古往今来，成王败寇。当下的齐僖公，便是喜欢以武力行霸道之人，召忽老弟的“君子之争”恐怕难行于世。况且作为臣子，太在意自己的羽毛，甚至有道德的洁癖，恐怕于国于主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他明白，召忽容不下半点尘垢，在君子中有极高声望，但缺少识时之明和知时之行。在血淋淋的政治博弈中，仅凭道德高尚，往往是很难成功的。

想到这里，鲍叔牙忽然神思灵动，他想起一个人，一个他深深赏识之人。而恰好，此人既有国士之风，又可弥补召忽运筹粗疏、欠缺手腕之不足。这两人是一对天生的好搭档。事可成矣！

此时，鲍叔牙不自觉地得色溢于眉间，这反倒令召忽一头雾水。鲍叔牙忙移身两步，两人促膝相谈：“贤弟君子之风，确实令人佩服，但若不能行于庙堂，使国家大治，岂不是流于空谈？这于国、于君、于己又有何益？我倒有一策，不知贤弟肯听否？”

“鲍兄教我！”

“一阴一阳谓之道，君子之道既刚健坦荡，同时又要蓄积藏纳，如大地般厚德载物。若偏执一端，事难成就，这样的忠君反倒是害君。我愿为贤弟举荐一人，恰可补足贤弟所缺之处。”

召忽当然明白自己的不足，只是他视名节重于生命，断不肯用手段成事，见污自己的名节。

“请兄长言明，愚弟不敢不听。”

“管——仲！”鲍叔牙一字一节地说出这个名字，然后含笑不语，看着召忽满脸的不解，等着对方发问。

鲍叔牙的话果然让召忽异常费解。召忽也曾听说过管仲，只知道他名夷吾，颖上之人，国中一困厄间的普通下士。在此之前，自己是怎么都不会将管仲与自己联系起来的。但鲍叔牙所荐必有道理，于是他狐疑地问：“听说在战争中，他身为连长，却带头逃跑，似乎是一个懦弱贪生之人，怎能辅助君子？”

“哈哈，鲍某自问识人之目力不逊于人，但其中多受管仲之教，只是他以自己出身贫贱，才借我之口道他之所思。除了心腹家人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与已相交多年，相知甚深。”鲍叔牙擎爵在手，饮尽杯中之酒后继续说，“他的志向是建立不世功名，他的深沉与大器非常人可以理解，如今也只有我鲍某一人，希望从今之后，还多贤弟一人。”鲍叔牙得意地说，“他为逃兵，是战前已知齐国必败，而且征伐所为，只为满足独

夫所欲，根本不是为社稷而谋，所以他宁肯留下有用之身奉养老母，亦不会为不义之战做异乡之鬼。被人讥讽的委屈和能留下致大用之身相比，孰轻孰重？”

召忽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他相信鲍叔牙的耿直品性不在自己之下，所以鲍叔牙所荐，绝非汲引私人，他决定要好好交一下管仲这个朋友。

“请鲍兄安排我们见面吧。”

“当然。不过近期可不行，管仲最近几年未能出仕，故家境贫寒……”

“我也听说过，他的先父曾为下大夫，但采邑狭小，本来家底就薄，父亲早逝，他更孤立无援了。”召忽插口道。

“对。这几年我和他合伙营商，最近他恰好在外，要过数月才回临淄。”

“营商？”召忽惊讶地问。他不禁想笑，他实在无法将奸猾的商人形象和崖岸自高的鲍夫子联系起来。

“哈哈，”鲍叔牙自己也不禁笑起来，“起初是我存心想帮他经营生计，但想不到营商的好处竟那么多。贤弟，世上事事皆学问，知各地风俗物产，这对经世强国深有助力呀。这几年，通过管仲的眼睛，我也得以不出家门而知千里之事，所以营商不管盈亏，对我就是赚了。”鲍叔牙说到这里，高兴地指着自己的脑袋，仿佛想证明给召忽看，他头脑中的见地和学识绝对和管仲有关。

“如果你俩有缘携手，将是莫大的幸事。”鲍叔牙话锋一转，正色相对，说完，用无限期望的眼神望着召忽。

公子纠年已二十，所以书、数小艺早已进阶，礼、乐、射、御四门为大艺，正是少傅的主职。召忽对此倾尽心血，莫不事事躬亲。除此之外，召忽自定一门名为“策问”之课，即师傅留下专题，由学生在半月内研究筹划，在每月朔、望次日向召忽“策对”——即陈明己见，互相诘辩。

公子纠好学不懈，几乎每次都能让召忽满意。他言行温文谦恭，宅心仁厚，许多看法师徒俩常常不谋而合。授受之乐，无复加矣。所以师徒的情分，一天深似一天。

召忽更觉担子之重，他一心要造就一位不世之君，迫切想一会管仲。探得鲍叔牙得闲，这天召、鲍两人结伴，同车穿过临淄城，前往管仲住处。

齐都临淄的格局，与其他诸侯国不同。一般国都是大城里再套一个宫城，作为国君的朝堂、神社所在，形如“回”字。临淄城并非如此，而是大城、宫城各自独立，看起来像一个“吕”字。宫城建在高处，被称为“稷上”；大城处平地，被称为“稷下”。两城相邻，互为守望。而稷上之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这大概也是为君者的用意吧。

早在立国之初，姜太公吕尚就制定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



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的治国纲领，于是“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到齐僖公时代，齐国俨然已是东方大国。此时的临淄与新郑（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并称天下两大商业中心，坐贾行商，络绎不绝。在临淄城里，各行业分业经营，按五行之法，安排市场位置。比如冶铜锻铁的作坊，便在西市利金的方位聚集；五谷丝麻因出自大地，自然居中据土德之利。一路过来，车行极慢，楚歌狄舞，夹杂着商贩的吆喝声，一派繁嚣。转过闹市，鼎沸的人声被屋舍一挡，立刻安静了许多。

“到了。”鲍叔牙指示御者停车。

管宅只是一所平常的居所，外设大半人高的版筑围墙。此时琴歌之声越墙而出，于是两人驻足倾听。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歌者圆厚而略带沙哑之声，听之丝丝入扣，用气转字不事雕饰，随心所发而又中乎乐律。

精于此道的召忽，只听两句，便已辨出律调，回头向鲍叔牙问道：“是闰声？”

鲍叔牙微笑不语，表示赞同。

传统雅乐只有五声，为“宫、商、角、徵、羽”，由于五音已不足用，近年由郑、卫创新两音，即“闰”声和“变”声，被称为“俗乐”。闰声悠长激越，如秋风入空山，有登高远观之气概。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仍是用“闰”为主，听之令人心气豪迈，与歌词的哀怨无助截然不同。最后的“哉”字拉得极长，起缓收急，高亢铿锵，仿佛要冲破陋室的束缚，直上九天挥斥方遒。这时歌声骤收，人琴俱杳。已入意境的召忽心中激起无限感慨，不禁发出感叹。

“贤弟，何故长叹？”

“此真壮士哉，哀而不怨，困而不怠，虽在市井陋室之中，却有一股澄清天下之志。”

“外面是鲍夫子吧，请与贵友到舍下一叙。”里面说话的人想必就是管仲。

声落人到，管仲向鲍叔牙长揖，叫了声“鲍兄”，又向召忽微笑着揖拜。

召忽是个非常注意自己言行之人，刚才未见主人已发议论，想必管仲在里面已听见了，虽是赞赏之词，也略显自己不够稳重。召忽显然不希望在新友面前留下轻浮议人的印象，于是在神色上格外持重，而在行止上刻意潇洒。

于是两人脱屣入室，分主客踞坐。鲍叔牙换以肃正而亲切的神色，正式介绍通名。两人恭恭敬敬地伏地行礼，拜罢起身，互道仰望。两个都是眼界高旷之人，一面说着客